范長江行動

港澳傳媒學子內蒙古行

▶守護成陵的達爾扈特人哈斯其勞（右一）接受港澳傳媒學子採訪　大公報記者曾慶業攝

近日，「范長江行動——港澳傳媒學子內蒙古行」團隊來到鄂爾多斯成吉思汗陵，共同追憶草原英雄縱橫沙場的歷史氣息。在成陵裡，一支默默無聲守陵近八百年的特殊族人——達爾扈特人吸引了筆者注意，他們的堅守與成吉思汗一樣，成爲不朽歷史的一部分。如今，達爾扈特人傳承788年的祭祀文化已正式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實習記者吳蕾蕾、平曉欣鄂爾多斯報道

祭祀文化申遺 燃燒不滅火種

守成陵800年 達爾扈特書傳奇

◀成吉思汗陵主體建築　大公報記者曾慶業攝

藍天白雲下的成陵威武地佇立在象徵一統的九九八十一級台階上，供台上燃燒了788年不滅的火種，在燈座的酥油裡熠熠生輝。筆者來到祭祀大廳時正值下午三點，莊重的漢白玉柱子上描着金龍，不時有蒙古族同胞穿着長袍前來跪拜成吉思汗塑像，而站在靈帳前主持祭祀儀式的便是嚴肅莊重的守陵人——達爾扈特人。

達爾扈特人守陵的傳統源自元朝時忽必烈欽定的「太廟八世四季祭祀制度」，其中八大家族世代負責守陵，至今仍每年主持着一年春夏秋冬四時大祭及上千次小祭。

守陵人與長明燈的傳奇，讓人滿懷震驚與敬服，筆者既震驚於守陵人不懈守護成吉思汗聖物八百年，完好傳承了十三世紀的祭祀文化，也敬服於達爾扈特人代代相傳只爲守護成陵的責任與擔當。

父子相傳　嚴格篩選

在成陵祭祀現場，第37代守陵人哈斯其勞告訴我們，守陵人世襲罔替，傳到今日八大家族有30多名，其中16人負責主要祭祀活動，其餘各人也都分工不同。守陵人均是父子相傳，在挑選下一任守陵人時需要嚴格的篩選。哈斯其勞認爲，作爲一個守陵人必須要忠誠，講信用，及對聖主虔誠，也要求具備一定的文化程度，如此才能勝任讀祭文、唱天歌等祭祀工作。

守陵的日子單調往復，祭祀的儀禮嚴謹有序，「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辛苦有什麼意義？」年輕時的哈斯其勞曾發出這樣的疑問。然而隨着年齡的增加、閱歷的增多，哈斯其勞才漸漸感覺到，守陵是何其神聖，他所肩負的傳承責任是多麼重大。

莫讓傳統變傳說

老一輩人對信仰的堅持往往令今人感佩。如今面對日益紛繁的世界，年輕一輩的達爾扈特人是否能保持堅守呢？對此，哈斯其勞坦言，現在的一代人生活條件好了，也有能力去城市發展了，相比之下祭祀工作重複單調，孩子們可能接受不了這樣的工作。

「但是作爲守陵家族的孩子，其身上天然就背負着一種責任。」哈斯其勞篤定地說，達爾扈特族內也有一些制度確保家族必須把守陵文化傳承下去。但是「傳承」二字談何容易。哈斯其勞提到現在剩下的30多個守陵人各自負責不同的事宜，在歷史的長河中確實有一些家族沒能繼續傳承下來。見證了傳承斷層的他深感再好的文化如果沒有傳承最後也只會淪爲傳說。但是哈斯其勞頗爲興奮地告訴我們，目前成吉思汗陵的祭祀文化正在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如能申報成功，無疑將極大地促進達爾扈特人祭祀文化的接續傳承和影響。

感謝
內蒙古東達蒙古王集團
大力支持

◀成陵廣場的成吉思汗銅像　大公報記者曾慶業攝

成陵文化 保育傳承兩相宜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陳嘉碧、文雪萍鄂爾多斯報道：來到內蒙古，一定會想到成吉思汗。近日，「范長江行動——港澳傳媒學子內蒙古行」團隊來到成吉思汗陵。

筆者發現，已發展成爲著名旅遊區的成陵，雖然連年面對龐大的客流量，但其文化遺存不僅保護完好，還很好地發揮了將草原文化發揚光大的作用。

成吉思汗陵發言人唐達來告訴我們，成陵每日每月都有祭典舉行，而且春夏秋冬都有大祭典，當中以春天大祭典規模最大，前來參與祭典的人能達到12萬，許多居住在外地的蒙古族都會專程回來參與祭典。

唐達來表示，成陵過去也存在旅遊單一化的問題，比如只有觀光項目，相對缺乏旅遊多樣性。他又稱，陵園現在已增加體驗、參與、度假性項目，如馬術表演、話劇等。

面對旅遊發展對文物保護帶來的威脅，唐達來指出，在兩者之中必須取得平衡。成陵有完備的文物保護措施：一是達爾扈特人自己保護陵園，以值班形式守陵24小時；二是陵園設有安保團隊；三是政府提供公安、消防等來保護陵園。

蒙古族人能夠把成吉思汗的祭祀文化相傳至今，這背後既有守陵人的忠誠，也有後人對文化的保護和傳承。在成陵，這裡的文化傳統眞正做到了傳承保育兩相宜。

葵花香武川

片片葵花望武川，錚錚鐵骨魂不還。
青山深處護忠骨，敕勒川下無飛燕。
世人永記征戰史，孩童傳唱英雄篇。
萬年不倒陰山立，億歲銘記國家難。
當代學子不應忘，抗戰精神永流傳。

大公報實習記者侯艷敏

▲隨團的內蒙古大學生在向日葵花田上雀躍合影　大公報記者曾慶業攝

向傳奇記者蕭乾致敬

▲內蒙古大學校史辦主任喬旺接受採訪　大公報實習記者安相丞攝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吳涵宇、侯艷敏、吳蕾蕾報道：在內蒙古大學建校初期教授住宅舊址東2號，有一座並不起眼卻吸引着遊客和學者慕名而來的老舊紅磚房，便是蕭乾文學館。7月底，「范長江行動內蒙古行」採訪團來到這裡，向這位富有傳奇色彩的記者致敬。

鬱鬱葱葱的綠葉掩映下，可見由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北京大學著名教授袁行霈先生題寫的蕭乾文學館館名。在這座面積不大的二層建築中，陳列了蕭乾生前使用過的辦公桌、相冊、藏書等，展品均從北京專門運送來。客廳裡，蕭乾先生的作品被完好保存着。文學館內還珍藏着蕭乾與他的同事兼好友、同爲大公報著名記者的范長江的書信往來。內蒙古大學校史辦主任喬旺主任介紹，目前蕭乾研究會正在籌劃中，預計將在兩三年內成立。

蕭乾與大公報淵源頗深，大公報是其步出校門後的第一個工作機構，也是他一生工作時間最長的地方。他曾作爲二戰時期最先踏足歐洲戰場的中國記者；從蘇、美、英三國首腦討論戰後問題的波茨坦會議，到紐倫堡審判納粹戰犯，他用一篇篇精彩透徹的報道，記錄下這些重大的歷史性場面。那些融新聞性、文學性於一體的特稿，今天讀來依然有着鮮活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紀念碑訴說五原抗日史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沈而忱巴彥淖爾報道：五原縣位於內蒙古巴彥淖爾市，城內萬畝葵花在陽光下盛開，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這座安寧的小城，在75年前曾經發生過一場慘烈的戰役。

1940年3月，國民黨將領傅作義將軍率三十五軍將士，與日軍激戰三晝夜，終於全線擊潰日僞軍，收復了五原縣城。這場戰役被稱爲「五原戰役」。

爲了紀念在五原戰役中陣亡的抗日英雄，五原縣在原址修葺了抗日烈士陵園。陵園佔地100畝，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高聳入雲的紀念碑，傅作義將軍手書的「五原抗日烈士紀念碑」幾個大字雕刻於碑體之上。

紀念碑後方是紀念牆，篆刻有陣亡將士所在部隊的番號、軍銜和姓名。紀念牆對面是烈士們的墓塚，安葬着679位抗日陣亡將士的忠骨。

香港和內蒙古雖然地理位置不同，但兩地人民對陣亡將士的尊敬之情相差無幾。在香港中環遮打道，有一座和平紀念碑。這是香港人民爲了紀念一戰及二戰殉職的軍人而豎立的，是香港唯一一項和戰爭有關的歷史古蹟。

每年11月的第二個星期天，特區政府都會派代表來此獻花，以悼念戰爭中的死難者。

香港和內蒙古，從北國之疆到南海之濱，一南一北兩座紀念碑遙遙相望，相隔了整個中國，反映的卻是兩地銘記歷史的共同決心，以及對和平的永恆追求。

▲採訪團瞻仰五原抗日烈士紀念碑　大公報實習記者馮濟東攝

從征戰殺伐到文明之花

特稿　從艱難求生到主宰草原，從內統蒙古到外征夷狄，成吉思汗一生征戰無數，眞切生動地演繹了以「復仇戰爭」爲特色的原始草原文化，而今隨着中國政治清明、經濟發展和民族和諧帶來的環境改變，馬背民族歷史上的戰爭文化也悄然演變成以戰爭爲題材的各種藝術形式，內蒙古人原始的「征戰殺伐」已經發展爲一株株璀璨瑰美的「文明之花」。

當夜幕降臨，月光灑落在一排排蒙古包上，歷史上的刀光劍影也漸漸遠去，代之而起的是蒙古族人盛大歡騰的篝火晚會。歌者們高聲唱着關於草原英雄的歌曲，舞者們盡情揮動着象徵所向披靡的黑蘇力德，這些以戰爭爲素材的藝術形式，無不讓人陷入對歷史的遐想之中。

如今透過這歌聲、舞蹈和馬術表演，人們可以眞切地感受到蒙古族人的正義情感和豪放性格，這些藝術形式也正是原初社會中的征戰文化的全新替代品，而促成這種替代轉化的無疑是中國的政治和平、經濟發展、文化交融與民族友好。

內蒙古文化生態從「戰爭殺伐」到「文明之花」的遞嬗演變，則生動地反映了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政治優勢，雄辯地說明了中國社會發展變化中最眞最美的一面。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成陵馬術表演　大公報記者喬輝攝